



找记者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7月21日

星期四

阅 / 人 / 文 / 知 / 齐 / 鲁

□□美编
编辑:
孔陈明
晰丽

蒋维崧与老师乔大壮的深情厚谊

□许志杰



蒋维崧先生



乔大壮先生

“白刘往往
敌曹刘，邺下江东各献酬。为此
题诗真绝命，潇潇暮雨在苏
州。”这是近代词人、篆刻家乔
大壮在苏州太安旅馆写给学
生蒋维崧的绝命诗。读罢老师的
诗，蒋维崧悲痛欲绝，“为此
题诗真绝命”，想起自己跟
随老师学习诗词歌赋、书法篆刻
的宝贵时光，“潇潇暮雨在苏
州”，泪如雨下，眼前尽是老师的
音容笑貌。乔大壮生前将自己的
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有艺术才
华又肯努力钻研、不事张扬的门
人。这个人就是蒋维崧。

乔大壮苏州自沉，给学生蒋维崧写下绝命诗

1948年7月3日上午，上海，乔大壮在家人的陪同下，到他的老友徐森玉家中拜访，两人相谈甚欢。徐森玉是文物鉴定专家，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，早年与乔大壮结识，两人成为兴趣相投的挚友。徐森玉留饭未成，乔大壮回了次女乔无疆家。午饭后他躺在床上佯装小憩，待家人午休不备悄然走出家门，乘坐火车，当晚来到苏州，入宿太安旅馆。

是夜姑苏狂风暴雨，乔大壮取出随身带着的笔墨纸砚，展开置于书桌，下笔草成数语，墨迹干后，将其叠好，搁置在书桌中间显眼处，另将写好的一首诗托付给宾馆工作人员代其邮寄。之后，他冒雨漫无目的地在苏州街头游荡，大街上只有他一个人，任凭风雨击打。行至平门外的梅村桥下，面对汹涌澎湃的河水，乔大壮停住了脚步，站在河边，很快便大水过膝。乔大壮闭上双眼，仰天长叹“天不容我啊”，即倒在湍流的河里，随浑浊的水流而去。

天亮，乔大壮遗体被人发现。噩耗传遍大江南北，京沪及东北地区报纸皆刊讣闻，深切悼念这位饱含才气、勇气和爱国情怀的文化巨匠。时年乔大壮57虚岁。

消息很快传到南京，曾在中央大学师从乔大壮研习诗词、篆刻、古文字并一路追随学艺的蒋维崧（1915—2006）悲悔交加，取出老师两天前离开南京他的住所时亲笔写给他的两首绝句：

室中传恨后如何，
老去分明托逝波。
但使此瓶千日醉，
平生无泪比黄河。

颂桔诗成见苦辛，
国中荡荡更无人。
此行不是无期别，
试向初平觅通真。

读了一遍又一遍，“此行不是无期别”，蒋维崧后悔自己未能在当时体悟老师的悲切之语，错过了将老师

留在南京的时机，以致铸成大错，“平生无泪比黄河”。于是，他急奔苏州处理老师身后之事。整理遗物时，蒋维崧在老师胸前口袋里发现一张纸片，上书“责任自负”，为老师亲笔所写。生死安排，如此从容，这是老师的出世风格。

办完老师的后事，蒋维崧回到南京。刚到家门，打开信报箱，见有一封寄自苏州的信函，看笔迹他一眼便知是老师寄来的。蒋维崧急忙拆开信封，打开信笺，是老师写的一首诗：

白刘往往敌曹刘，
邺下江东各献酬。
为此题诗真绝命，
潇潇暮雨在苏州。

这是乔大壮在苏州太安旅馆写给学生蒋维崧的绝命诗，并附有后记：“在都蒙命作书，事冗稽报，兹以了缘过此，留一欵许，勉成上报，亦了一缘。尊纸则不及缴还。维崧先生是正乔大壮三十七（1948）年七月三日夜中苏台客舍。”

教育部对桌办公，乔大壮书法深得鲁迅欣赏

乔大壮，名曾劬，字大壮，室名波外楼，时人尊称波外翁。1892年正月生于四川华阳，少年时期进入京师大学堂前身北京清译学馆，专修法语，多次受到外文总教习辜鸿铭的鼓励。毕业后就职学部图书馆（后并入北京图书馆），精研目录版本学，1912年起供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，与周树人（鲁迅）同在教育司第一科，亦为金事。乔与周两个人对桌办公，这样同事了四年多。在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到乔大壮，甚至“自集《离骚》经句为联，托乔大壮写之”。原句是：“望崦嵫而勿迫，恐鹈鴂之先鸣。”此联一直挂在北京官门口西三条鲁迅故居“老虎尾巴”的西墙上（原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），可见鲁迅是十分

欣赏乔大壮书法的。

1925年乔大壮与周树人辞去教育部之职，周当年南下上海，乔大壮则于1927年到达南昌，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。此后，他辗转各地，1935年以国民政府实业部秘书受聘，兼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，讲授词学、书法篆刻艺术。蒋维崧此时正在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书，他是江苏武进（今常州市）人，名峻，又作峻，字峻斋，室名费白日宦、归网室。蒋维崧出身诗礼之家，从小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和书法底子，1931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实验中学，1934年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，师从著名学者黄侃、吴梅、胡小石、汪辟疆等。

乔大壮受徐悲鸿之邀兼任中央

大学艺术系教授，20岁的蒋维崧在书法篆刻艺术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天资与基本功，颇得乔教授的赞赏，他专为蒋维崧指点，并将蒋维崧书法篆刻作品介绍给潘伯鹰、徐悲鸿、罗家伦、徐森玉、谢稚柳等名家，他们也经常托蒋维崧刻印、写字，使其声名鹊起，成为圈内冉冉升起的一颗艺术新星。1938年，蒋维崧毕业留校担任中文系助教，并随校西迁至重庆，在那里与乔大壮会合。那时正是中华民族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，大批文化名人云集重庆，形成中国文化高地。在乔大壮的引领下，蒋维崧有幸结识了一大批文化界大咖，包括于右任、章士钊、张大千、董寿平、沈尹默等。

介绍认识沈尹默，共同培养民族文化传代人

乔大壮到达重庆之后不久，便离开经济部（原实业部），受聘于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担任院长的监察院，与书法家沈尹默成为要好的同事和同道，共研书法、诗词、篆刻。乔大壮比沈尹默小9岁，常以兄弟相称。1939年，一部分在重庆的篆刻家起意组织印社，乔大壮忙前忙后。巴社成立，乔大壮亲任社长，章士钊、潘伯鹰、谢稚柳、沈尹默、徐森玉、蒋维崧积极加入，队伍壮大。巴社并无固定活动场所，一般是轮流在会员家中和办公室雅聚，一周一次，展出近作和所得文物，品评交流，互鉴互携，互赠得意之作，态度极为认真。1943年，巴社编印《巴社印选》（第一集），首次印制仅有40册，乔大壮亲笔作序：“作者八人，气类有微，甄徇日广，可不谓之盛乎。”印选线装石印，古风朴面，典雅厚重，收录了谢翰华、蒋维崧、曾少杰、高明、黄石、陈敬先、徐文镜、朱景源等八位时誉甚高的篆刻家的作品。

经乔大壮引见，蒋维崧与沈尹默（1883—1971）相识。当时沈尹默书法、诗词已然了得，被誉为于右任齐名的书法家。此举彰显了乔大壮为人之大气象和对蒋维崧期望之高。沈尹默不负好友重托，拿出看家本领，引蒋维崧书法、诗词步步登高。

1941年下半年，应广西大学之请，蒋维崧离开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前往桂林执教，但在这里时间并不长，就应邀进入中国银行，先后供职于昆明、青岛和南京分行。

这期间，乔大壮也经历诸多悲欢离合。1940年贤妻病逝，此后不久乔大壮离开曾经供职多年的政府部门，应聘到中央大学国文系做专职教授，抗战胜利后随中大复校南京。接下来诸多纷扰便不断来袭。1947年夏天，中央大学发生解聘教师风潮，乔大壮与校方据理力争，以辞去教职相挟，力图维护多数教师的权益。秋季，应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许寿裳（1883—1948）邀请，乔大壮赴台任教。1948年2月18日，许寿裳在宿舍被潜入室内的窃贼杀害。乔大壮赴台本是受许寿裳所邀，不承想引路人被杀害，其悲痛欲绝。其后，台大聘乔大壮为国文系主任，时到暑假又以“莫须有”的理由予以解聘。乔大壮无奈只得离开台大，返回上海，住在次女乔无疆家中。不日又去南京探望故友，并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。到了南京就住在自己的学生蒋维崧家中，此时蒋维崧正在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做事。让乔大壮意想不到的是，此时的中央大学混乱不堪，哪还有人顾得上工作？原先的一些同事已经离开，乔大壮重回中大的

希望破灭，不得已于7月1日告别蒋维崧再回上海，另谋生路。第三天，乔大壮自沉于苏州浑浊的河水里。

乔大壮共有五个儿子、三个女儿，虽然孩子们都有一些艺术天资，却无一人被父亲认为是在诗词、篆刻、书法方面的可塑之才。孩子们学的有铁路管理、飞机驾驶、土木工程、航空工程等专业，都是工科类实用性强的科学技术专业。但是，乔大壮又特别看重自己手上掌握的这门篆刻艺术，于是他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有艺术才华又肯努力钻研、不事张扬的门人，这个人就是蒋维崧。乔大壮的次女乔无疆说：“其高足蒋维崧君，于甲骨文、金石耽延有素，早年即能传其小学、篆刻，蜚声京华，先父极为器重，给予严格训练，多方培养，两次为其印集题诗，并把珍藏之陈师曾手拓之印蜕一册赠之，于后记中郑重相托：此册诸作，皆丈子踌躇得志之时，手拓见治。藏之箧衍又十有三年，岁月如流，可胜怅愧。峻斋笃嗜前辈制作，用兹郑重相托，诚以忧患余生，空工投老，不得不心知其意之贤，期永故人金石之寿也。”乔无疆说，其父又把蒋维崧推荐给沈尹默、徐悲鸿老伯，“共同培养民族文化之传代人，沈徐二位大师也同深器重。”

不负波外翁重托，蒋维崧促成老师遗作问世

蒋维崧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托，波外翁辞世后，他即着手收集散落在各名家之手的老师的篆刻作品，促成《乔大壮印蜕》问世，内收乔大壮制印280余方。乔大壮生前好友徐森玉题写书名，蒋维崧书跋，最后页还附有乔大壮写给蒋维崧的那首绝命诗手迹。《乔大壮印蜕》于1950年印制。1988年，乔无疆整理编辑、蒋维崧审定的《乔大壮印集》由山东大学出版社联合故宫博物院出版，蒋维崧力邀沈尹默、沙孟海等名家亲笔题

写书名，自己则亲笔书写出版说明等，不遗余力。

乔大壮的诗词风格起于曹操、刘桢，究极唐宋，自成一家。1944年到1945年间，乔大壮曾经亲自删订编成《波外诗稿》《续波外诗稿》各两卷，蒋维崧依照此稿，于1948年乔师自沉后刊行。后又依据蒋维崧所藏乔大壮手稿整理出版，先后有台湾艺文印书馆手稿本、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本。蒋维崧在《后记》中写道：“先生写诗，不论什么事情凡心中所欲

言，或难以言明的，总能以雅洁的诗句委曲表达出来，这可以说是先生的绝诣。”

君子之为学也，深其功。蒋维崧在学业与艺术追求上牢记乔大壮以及章士钊、于右任、沈尹默、徐悲鸿、潘伯鹰、徐森玉诸位前辈之殷殷嘱托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，善学多识，为学谦和，博得声远海内外的著名教育家、金石学家、古文字学家之誉称，更是界内屈指可数的书法家、篆刻家。波外翁当含笑九泉矣。